

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

杂文

2002 中国最佳

辽宁人民出版社

王蒙 \ 主编

朱铁志 \ 选编



2002 中国最佳 杂 文

王 蒙 主编
朱铁志 选编

ZHONG
GUO
ZUI
JIA

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
五 周 年 版



辽宁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2 中国最佳杂文/王蒙主编;朱铁志选编. -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3.2

(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

ISBN 7-205-05471-0

I .2… II .①王… ②朱…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1290 号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350 千字 印张:14%

印数:1—8,000 册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陶 然

责任校对:赵耀今等

封面设计:金 明

版式设计:王珏菲

定价:24.00 元

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 蒙

编 委 张中行 林 非 叶延滨

王得后 李家巍 孙 郁

中篇小说卷 林建法

短篇小说卷 林建法

散文卷 王必胜 潘凯雄

随笔卷 潘凯雄 王必胜

杂文卷 朱铁志

诗歌卷 宗仁发

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

五周年版

《2002 中国最佳散文》

《2002 中国最佳随笔》

《2002 中国最佳诗歌》

《2002 中国最佳杂文》

《2002 中国最佳中篇小说》

《2002 中国最佳短篇小说》

本丛书从五个文学门类汇聚文坛权威选家，广选、精编、集评。

及时发布上年度最有代表性的原创作品。为读者提供极具研究与保留价值、蕴涵文学精髓的优选本，卷首序言更见功力。

继 1998 年至现在五年最佳选本的发布，已使本丛书成为读者眼中有别于其他选本的、极具特色的民间选本。

本丛书将继续坚持“民间立场、民间态度、民间选本”的编辑宗旨，提供文坛名副其实的一流选本。

朱铁志

雅典的牛虻

——2002 年中国最佳杂文读稿札记

看完每年的年选杂文，都难免心生一点感慨。

这回的感慨是：杂文越来越难写了！好杂文越来越少了！

头一句与其说是说给大家的，不如说主要是说给自己的——是由个体经验而推己及人，由特殊而普遍的一种大胆判断。尔后一句，当然是针对当下的杂文现状而言。

好写与难写，固然因人而异。朱某以为难写，不等于所有作者都觉得难写。事实上，倚马可待者有之；批量生产者有之；年初定下指标、年底颗粒归仓、坐在炕头盘算银两者亦有之。这当中，质量高、产量大的当然不乏其人；而老鼠下崽儿——质次量多的也不在少数。好在平日与众多杂文作者保持联系，得到的一个普遍印象是：多数人认为杂文确实是越来越难写了。而对好作品数量的判断，大抵与不才相同。

我知道，这样说话很有一点人五人六的感觉，或许还很得罪人。但据说杂文家们正在倡导自我反省，我的谬见权作引玉之砖好了。

说难写不等于不能写，说好杂文少不等于没有好杂文。请原谅我不得不说这种近乎饶口令的废话。各位知道，在咱们中国，是常要说一点这类废话的。不然，你说“春江水暖鸭先知”，必有“全面论”者挺身而出，质问你“难道鹅就不知吗？鱼就不知吗？”你说“一轮明月照姑苏”，人家又会反问“难道只照姑苏？上海呢？杭州呢？”尽管这种人自己从不立论，专事“驳论”，却永远躲在凉快的地方，善于发现别人的缺点和漏洞，瞅准时机斜刺里横着杀出，乱吼几声，然后宣布得胜回朝。所以尽管我很不情愿使用“某些”、“个别”、

“极少数”之类限制词，但在“大放厥词”的同时，还是不得不说两句废话。

闲言少叙，还是回到论题本身吧。杂文为什么越来越难写？好杂文为什么越来越少？原因固然很多，但总归离不开创作主体的困窘和创作环境的局促吧。

不妨先从外部环境说起。文学艺术的繁荣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环境，作为“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杂文尤其如此，这是不言而喻的。了解中国杂文史的朋友都知道，从建国到今天，当代杂文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形成了三个规模不等的高潮：一是1956—1957年初夏反“右派”之前，到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之后，延续不到一年时间；二是1961—1962年，即为了挽救“大跃进”造成的危机局面，在国民经济上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在文艺方面提出“文艺十条”、“文艺八条”之后一年多的时间；三是打倒“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至今的二十多年时间。“三个高潮”断断续续半个多世纪，然而累计起来其实不过二十多年而已。从总体上说，“文革”前的十七年，是杂文战战兢兢、小心摸索的时期；“文革”十年，是包括杂文在内的所有文学艺术全面荒芜、彻底雕敝的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至今的二十多年，是杂文最为繁荣的时期，也是建国后杂文发展最为迅速、成就最为可观的时期。然而即便是这二十多年的杂文发展历程，也并非一马平川、毫无羁绊。杂文的兴衰，总是随着思想解放的力度和舆论空间的大小而起伏不定的。思想解放、开拓创新之日，乃是杂文振兴之时。反之，杂文只有走向衰落甚至灭亡一途。

今天的舆论环境怎样？从总的方面来说应该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吧。随着互联网的逐渐普及，杂文作者正在享有越来越广阔的舆论空间，这是总体判断。但具体到一报一刊一网一

站，情况就不能一概而论了。在许多人的思想观念中，特别是在一些官员的心目中，杂文不是“帮忙”的帮手，而是“添乱”的敌手，不是“正确的舆论导向”，而是容易引起“负面效应”的祸害。因而对杂文和杂文作者的态度不是欢迎、扶持、欣赏，而是提防、监视、控制。同志们不妨看一看本书中杨子的《节日不宜》一文。这篇文章集中反映了我们社会生活中特别奇特的一种现象，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杂文的季节性”。在不少报刊领导看来，写杂文就像播种，很多时辰和季节是不相宜的。元旦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不能发杂文；春节万家团圆、喜气洋洋，不能发杂文；“两会”参政议政、公民行使权利，不能发杂文；“五一”是劳动者的节日，不能发杂文；“七一”党的生日，不能发杂文；“八一”我军建军，不能发杂文；“十一”为祖国母亲祝寿，更不能发杂文……如此这般，一年中还有几天能发杂文呢？如果一个地方的舆论环境处在这种观念当中，您说它算好，还算不太好呢？说白了吧，在一些人看来，元旦春节发杂文，不利于营造幸福祥和的气氛；“两会”期间发杂文容易产生“不和谐的声音”；五六月间是“敏感期”，发杂文无异于“火上浇油”；而“七一”、“十一”发杂文，简直就是“与党和国家作对”。这种不把杂文当做利于行的逆耳之言、不把杂文作者当诤友的可怕观念，将会怎样地扼杀杂文，是无需多说的。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可怕观念并不是“极个别”地存在着。这无疑是“杂文越来越难写、好杂文越来越少”的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而这种客观原因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对杂文的示微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其实，一些报刊把关者未必不知杂文的积极作用。曾几何时，他们不是很热衷于重复毛主席关于“如果可能，我要做个杂文家”的说法么？但他们明白，杂文虽然有益于世道人心，却容易“惹祸”。杂文一“惹祸”，自己就要担责任；自己一担责任，多年经营的那点仕途经济和既得利益就得玩儿完。所

以，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少发或者干脆不发杂文为好，“稳定压倒一切”嘛。问题在于：他们理解和张扬的所谓“稳定”，真的是党和国家的稳定吗？是人民群众的稳定吗？他们可以在党和国家的困难面前闭上眼睛，在人民群众的疾苦面前装聋作哑，在腐败疯狂肆虐面前麻木不仁，却在为民请命、为国分忧的杂文面前横挑鼻子竖挑眼。在他们看来，杂文抨击了党内腐败，就是玷污了党的形象。他们常挂在嘴上的说法是：“难道我们党是这样的吗？”其实，什么叫“一个指头”，什么叫“九个指头”，他们心里很清楚。清楚了还要装模作样，无非是要用冠冕堂皇的借口来掩盖自己对党、对国家、对人民不负责任的丑恶心理。他们可以容忍腐败慢慢地蚕食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但不能容忍杂文家尖锐地指出这种腐败。他们的所作所为，何止是讳疾忌医！如果说他们别有用心可能言过其实了，但这种作为的客观效果是什么，不是稍微有点理智的人都不难看清吗。

党的十六大号召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努力建设属于我们自己的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然而什么是“先进文化”？什么又是“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问题太大，不妨从一个角度说说想法。“先进文化”首先应该具有包容性，它一定是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先进文化”应该具有宽容精神，不仅能够接受相同的观点，也能接受甚至欣赏不同的观点；“先进文化”一定尊重和维护公民发言的权利，一定不允许任何人以法律以外的形式剥夺公民的发言权。孤芳自赏的文化谈不上先进文化，惟我独尊的文化谈不上先进文化，缺乏自我更新能力的文化不是先进文化，压制不同声音、强求舆论一律的文化当然也不是先进文化。建设多元的先进文化，必须要有一个宽松、宽容、宽阔的舆论环境和整体氛围。只有这样，才能使包括杂文作者在内的所有公民能够在宪法的保护下畅所欲言、百花齐放。

说到这里，不免又要涉及杂文的功能。这些年来，有关杂文功能的说法很多，但归结起来无非“匕首投枪说”、“银针说”、“宣泄说”和“自娱自乐说”。其要旨在于“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些说法当然都各有其道理。最近翻看哲学史，偶然发现一种“牛虻说”，虽然不是针对杂文而言的，但我觉得却是对杂文功能非常贴切的注解，不妨在此多说几句。大家都知道著名的苏格拉底审判。这位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哲学家，“一切哲学家的老师”，最后以“研究天文学，败坏青年和不敬国家所敬的神”的罪名被判处死刑。当他面对雅典公民法庭的审判时，曾义正词严地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話。他说，这个国家好比一头伟大而高贵的牲口，而 he 自己是神赐给雅典的一只忠诚的牛虻。因为这个国家很大，所以动作迟缓，需要不断地刺激来使它活跃起来。他说“我就是神让我老叮着这个国家的牛虻，整天地，到处总是紧跟着你们，鼓励你们，说服你们并责备你们！”然而，雅典人的短视和愚蠢，使他们无法真正理解苏格拉底的无限忠诚。这位西塞罗眼中“把哲学从天上召回来，置于城邦之中，并且把它引入家庭内，使之成为探求生活、道德、善恶所必须的东西”的哲学家，这位自谦为“除了知道自己无知以外一无所知”的伟大智者，这位认为哲学的最高目标乃是“认识你自己”的一代宗师，最后还是死于狱卒的毒酒，死于人类的愚昧和偏见。苏格拉底留给世人最后的话，据说是“时辰到了，我去死，你们活着。”这句让人产生无限感慨的话流传了千百年。遗憾的是，我们还活着，而像苏格拉底那样的智者，如今在哪里？

雅典的牛虻，凝聚了苏格拉底对自己祖国多少忠诚！然而这种忠诚不被理解、不被接受。这究竟是苏格拉底的不幸，还是雅典的不幸，抑或是我们所有活着的人的不幸？

当然，我们不配拿苏格拉底作比。但“雅典的牛虻”的确具有太多、太鲜明的象征意味。我以为，每个致力于杂文事业

的人，都应该把自己锻炼成“雅典的牛虻”。

说到杂文的功能，请允许我再稍微枝蔓两句。前不久随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意大利，对那里的新闻管理发生了浓厚兴趣。意大利记者公会规定：新闻记者的基本权利和责任是“传播新闻”、“进行批评”。传播新闻的首要原则，当然是真实、公正。为此，记者公会对宪法赋予记者的新闻自由权利规定了一系列限制性条件，记者只有在不违背这些条件的前提下，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自由。这些限制性条件是：第一，必须真实、公正地报道；第二，必须改正和修正不准确的甚至错误的报道；第三，必须保守新闻来源的秘密；第四，必须促进新闻媒体和读者之间的相互合作；第五，必须分清新闻与广告的界限，不准搞有偿新闻；第六，不泄露隐私，特别是在新闻报道涉及到孩子时。“传播新闻”不难理解，但从真实、公正地报道和改正、修正错误两个方面入手，突出一个“正”字，十分珍惜新闻的内在生命和新闻界的崇高威望，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两项基本权利中，意大利人十分注重“进行批评”的权利。他们认为，新闻记者作为社会良知的化身，担负着维护社会公正，对政府进行舆论监督的责任。是否对社会生活具有超乎一般人的敏感性，是否对各种社会现象特别是不合理、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具有强烈的批评意识和批判精神，是决定新闻记者品位高下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政府是否具有允许新闻记者依法进行社会批评的胸怀，也是这个政府是否开明、舆论环境是否宽松的重要标志。在意大利同行看来，新闻媒体不单纯是某一利益集团的“喉舌”和“代言人”，而是整个社会的“眼睛”，要进行“监督”和“批评”，要成为保持社会公正、疏导社会情绪、反映民众呼声的有效渠道，这其实是对新闻的更高的要求。这种要求对营造我们良好的杂文环境，应该说是启发的吧。

再说说杂文家自身的原因。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才能写杂

文?这是一个见仁见智、可高可低、可大可小的问题。一般认为,好的杂文离不开独到的见解和独特的表达,这或许可以视为杂文家最基本的两个素质。而“二独”当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我们头脑中固有的,它只能来自于不懈的努力。“独到的见解”来源于思想;“独特的表达”来源于艺术。二者缺一,都谈不上真正的好杂文。朱光潜先生倡导“不通一艺莫谈艺”,主张研究美的规律、艺术规律一定要以某一门或某几门具体的艺术门类为依托,反对脱离艺术实践的所谓“纯思辨”式的美学研究。我认为,这一观点对杂文家的成长和成熟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如果说杂文也是“一艺”,那么这“一艺”一定要以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为依托、为背景。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自学成才,都要钻研某一门学问。目的在于不仅获得必要的知识,而且接受正规的训练,学会起码的学术规范。有没有这样的训练,是否形成这样的背景,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在大学里混了一辈子,还是一脑袋浆糊;有的人虽然从来无缘大学校门,却学问根底扎实、学术训练过硬。对于一个杂文作者而言,可以从自己的实际出发,经营自己的精神家园,甭管它叫什么,是哲学、史学、文学、法学、经济学、自然科学……都可以,关键要有那么一门或几门。不同的路径,可以带来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见解,从而可以使读者增广见闻、开阔思路、活跃思想。真的以为自己是一个无所不知的“杂家”、对什么问题都有资格胡说八道,那不是某些杂文家的光荣,恰恰是他们的无知。

这里我特别想说一说杂文作者的自我更新、自我超越问题。之所以要说,是因为在我看来,致力于此的作者似乎并不多,而陶醉于已有“成绩”、满足于日产一两篇甚至两三篇的高产量、做低层次重复的作者却不少。这些人的文章或者简单地从某个新闻由头说起,发几句干巴巴的议论,讲一番尽人皆知的道理;或者从哪本类书上抄录一则掌故,稍加联系实际,

便敷衍成一篇“杂三股”。他们的产量的确不少，但思想就是那么一点点，招法就是那么几下子，看了一两篇，也就知道了其他会啰唆些什么。还有一种作者，颇有些像过气的流行歌星，二十年过去了，还是唱当年成名那首老歌，唱得眼光暗淡了、面皮松弛了、底气不足了，还是那么两句。又有一种人，无意于仔细观察、深入思考，只看报，不读书，略识知无，便靠捕风捉影、道听途说寻题目、做文章，所论自然难免贻笑大方。更有甚者，不仅自己满足现状，无力创新，还要对别人的创新尝试说三道四，横加指责，热衷于做一个了无建树的“职业批评家”。还有更可怜的，写不出杂文就拼命钻营做杂文官、杂文商，把杂文作为混名、混利的敲门砖。这种人事实上已堕落为杂文素材，成为杂文抨击的对象，不说也罢。

在2002年的杂文创作中，老一辈杂文家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态势，邵燕祥的深沉睿智，牧惠的老辣厚重，刘征的多变文体，黄一龙的不动声色，陈四益的从容不迫，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不仅以自己鲜明的个性风格影响着当代杂文界，而且所论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故、言之有文、言之有趣。此外，张心阳继续抓住前苏联问题执著开掘的钻研精神，潘多拉由新闻评论逐渐走向学养灌注的思想论说，邓刚的由形象入手诙谐幽默的表述风格，古清生的以描写带议论、将思想寓于形象之中的小说笔法，都使文章做得好看、经看，耐人寻味。而黎明、黄波、束学山等以往关注不够的几位，正以其令人瞩目的高起点，引起读者的注意和喜爱。

世事多变，文事亦然。但无论如何，杂文这株倔强的苗草正以其不屈的姿态傲然挺立在祖国的土地上。风雨还会如期而至，但坚强的生命从来不会在风雨中倒下，只会在风雨中汲取营养和水分。

让我们为杂文祝福！让雅典的牛虻活得更生猛、更坚强、更雄健吧！

目 录

序	雅典的牛虻	朱铁志 (1)
严 秀	封闭是万恶之源	(1)
章 明	春夜偶记	(6)
	不能“认同”	(8)
	残忍的报道角度	(10)
	过多的“奶酪”及其它	(13)
谢 云	陈翰伯谈文风	(16)
	也说“自己是个啥？”	(18)
牧 惠	从严嵩想到赖昌星	(21)
	应引以为戒	(22)
	奇书《下级学》	(24)
	对《激情》的质疑	(26)
刘 征	吃人的艺术	(29)
	新编《铡美案》	(31)
	愤怒和愤怒之余	(34)
	叹五更	(36)
邵燕祥	代笔	(38)
	在“正史”背后	(42)
	辩证不辩证	(44)
舒 展	警惕“权贵资本主义”	(47)
	白鹤·白象·伟人	(49)
	保护伞能保自己吗？	(54)
	也谈接吻大赛	(57)

李克因	活该“一不留神”	(60)
	也谈此感养及其他	(62)
	假如再活一次	(63)
王得后	春天和太阳	(66)
	猴子的教训	(68)
	国民性是根本的政绩	(71)
王 蒙	牢骚满腹·雄辩症	(75)
柳 萌	冷静下来说奥运	(77)
蒋子龙	造脸工程	(80)
	“郝董”是谁	(82)
	六十岁真好	(83)
黄一龙	不表态权	(86)
	“敌对势力”和反腐版	(89)
	论谢恩	(92)
陈四益	时尚与文学	(96)
	文章的时髦	(99)
	零思断想录	(101)
毛志成	不转眼珠地盯住某人	(105)
	无奈可学“假道学”	(108)
刘 思	心里不是味儿	(114)
	关于“捅娄子”	(116)
	与其……不如	(118)
	“哪壶不开提哪壶”辨	(120)
符 号	十贪十伪	(123)
	“乡下人还是这样的乡下人”	(125)
	童心中的“黑色幽默”	(127)
乐 朋	“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130)
	“沙发里的土豆”	(133)
	中国足球特“圆”	(136)

邓 刚	“吹灯拔蜡”极其它·····	(139)
	谈谈“为富不仁”·····	(141)
	侃侃“人为财死”·····	(143)
	美之折腾·····	(145)
瓜 田	我深深地爱上了封建王朝·····	(148)
	你笑时露几颗牙? ·····	(151)
	心理残疾的外化·····	(154)
冯日乾	不堪的临终关怀·····	(157)
	家长心上秋·····	(159)
	世间还有羞愧·····	(161)
宋志坚	“十戒”和“礼遇”·····	(164)
酈烈山	“诱以官禄德”·····	(166)
	“爱国贼”·····	(168)
	余秋雨的优越感·····	(170)
	“怪论老师”算哪路英雄·····	(173)
	杂文新概念: 公民写作·····	(175)
叶延滨	研究一个讨厌的人·····	(180)
	常有理的老婆·····	(182)
	文化考查还是文化表演? ·····	(184)
	作案工具·····	(187)
司徒伟智	从强盗到“弱者”·····	(190)
	然而, 孩子们在笑·····	(192)
吴 非	适当培养自卑感·····	(195)
	“打仗兵”还是“游行兵”? ·····	(197)
	可怜的寅次郎·····	(199)
陆士华	“国有”观念·····	(202)
	话簋子·····	(204)
肖复兴	写在世界杯前·····	(206)
陈鲁民	“机敏”与“本能”·····	(209)

	赠君一法决狐疑·····	(211)
	中国文坛进入大师时代? ·····	(213)
黎 明	我是前辈我忏悔·····	(216)
	为恐怖叫好很恐怖·····	(220)
	泛侵略主义·····	(224)
	童话一条沟·····	(227)
王乾荣	十妖八魔之外的鬼·····	(234)
	皇帝备忘录·····	(237)
	丑闻即卖点? ·····	(241)
	老板、明星和教授·····	(243)
	《花花公子》“花”落去·····	(246)
刘荣升	“高尚道德”的本义·····	(249)
	扯淡琐谈·····	(255)
阮 直	紫茎泽兰的疯狂·····	(258)
	规范应规范谁? ·····	(260)
	“快乐”的误区·····	(262)
安立志	“与狼共舞” ·····	(265)
	论“体”“用” ·····	(267)
	首在政府信用·····	(270)
孙 郁	野菜种种·····	(273)
易中天	质疑“送去主义” ·····	(276)
梅桑榆	权威·····	(281)
	求官八大妙招·····	(283)
	乌龟哲学的妙处·····	(285)
	坐台小姐与坐台××·····	(287)
赵 敏	普京的明智·····	(290)
	不被冤枉的难度·····	(292)
古清生	干编男人·····	(295)
	北京男人·····	(297)